「我绝不留下」

■李 仲

渭河汤汤，流过黄土高原，孕育了许多古老传说。七仙女的故事便在渭河两岸长久流传，只是仙影缥缈，一向只在百姓的口耳之间。直到1935年，这仙影落到渭河边，化作了7名红军女护士。

这年8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北渡渭河，先安排7名女护士和重伤员乘坐仅有的一条渡船过河，这一幕被老乡们唤作“七仙女过渭河”。一张照片定格了这一瞬间，成为记录红军长征的珍贵影像，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历经岁月淘洗，照片看起来像一幅黑白版画，船上的人影已难以分辨。但历史记住了红二十五军，记住了这7名不怕远征难的年轻姑娘。

老乡们眼中的“七仙女”，同样是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眼中的“七仙女”。她们是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屏），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六岁，在军医院正好组成一个看护班。翻阅红二十五军长征史，她们的身影散落在字里行间，常常让我心潮起伏。她们年龄不大，可长征中的每一步，都迈得坚定。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开始战略转移。出发前，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女同志随军行动太危险，军领导决定给她们每人发8块银圆，回乡隐蔽。周少兰拒收银圆，并带着其他姐妹找到军参谋长，坚定地说：“我从参加红军那一天就无家可回了。我跟红军走，跟定了！”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不当逃兵！”副军长徐海东恰巧路过，听到她们坚定的表态，就笑着说：“好啊！既然她们有决心，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我看是可以的。”8块银圆，在当时并非小数目，却动摇不了她们跟红军走的决心。

多年后，周少兰已改名周东屏。她在文章中回忆了这一历史现场，那一章节的标题就叫“我绝不留下”。回想当年，她们并不知道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多久，但跟着红军走，是她们不变的抉择。

每天行军四五十公里，宿营后还要照顾伤病员。刚踏上征程的7名女护士，明显体力不支。在穿越平汉铁路前，军领导再次决定给她们发银圆，动员她们返回老家。第一次的银圆没有留住她们，这一次同样也没有。时任224团2营4连副连长王诚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军首长亲自做她们的思想工作，想劝她们回去。她们不同意，我听到他们在一片树林边争吵得很厉害……充分展示了她们顽强的毅力和对革命的忠诚。”戴觉敏在多篇回忆文章里，不仅写下这次据理力争的留队，还写下随后穿越平汉铁路的往事。那天夜里，为了加速穿过铁路线，部队一直跑步前进，她跌跌撞撞落到了后面，幸亏一个战友拽着她跑了一段，才没有掉队。遗憾的是，黑夜行军，她没有看清这位战友的面容。

时任红二十五军团委书记黎光，记录了7名女护士长征途中的经历：“她们每天随军转战，还要救护伤员、照顾病员……每当打下一座新的县城、乡镇，她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上街宣传演出，又要收购筹集药品，还要安置伤病人员，有时还参加群众工作，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军供给部曾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妇女衣物分给‘七仙女’，可她们谁也不穿不用，又转送给贫苦群众。”黎光的回忆文章中，留下了她们的誓言：“红军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

回忆当年的情景，戴觉敏曾满怀深情地写道：“那时，我们虽然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有朴素的感情，跟着党走，跟着红军走，才有我们妇女的活路。”

跟着党走，跟着红军走。她们的草鞋磨穿了，就用布包上脚，布也磨破了，就变换位置重新缠。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黄学祥的回忆文章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名伤员身材高大，脚也特别大，一直没有合适的鞋穿，总是光着脚行军打仗。她们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挤出时间，一起动手，用保存的布料为他做了两双布鞋。那名伤员深受感动。伤愈后，他穿着新鞋奔赴战场，再立战功。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沿途的许多百姓都记得这7名女护士，记得她们唱歌、跳舞、演小话剧，宣传红军的宗旨；记得她们配合军医，为百姓送医送药，抢救危重病人；记得她们严守纪律，把红军的形象立在百姓心中。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另外5名女护士坚持走到了陕北。

去何家冲参观的人，大都会走入红二十五军医院旧址，追寻7名女护士的身影，感受血火交织的峥嵘岁月。站在展板照片前，7名女护士模糊的面容叩击着我的内心。“我绝不留下”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生死相随的誓言。她们把坚定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永恒信念，镌刻在蜿蜒的征途中。

红色记忆

银幕外的刘四姐

■朱东明

黑白电影《渡江侦察记》里，刘四姐挎着驳壳枪，走在皖南的山路上。她眼睛亮，脚步快，话不多，却句句有分量。江风掀起她的衣角，枪套在腰间晃荡，她回头看一眼身后的侦察兵，嘴角微微一扬，那是一个经历过生死的女性才有的从容。

银幕上的刘四姐，是游击队队长，是几代观众心中的女英雄。这个艺术形象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借用了铜陵烈士刘四姐的姓名和部分事迹，也融合了渡江战役中马毛姐、吴赛兰等多名女船工、交通员的影子。编剧把她们的故事糅在一起，呈现在银幕上，使胶片里的刘四姐永远年轻。

铜陵烈士刘四姐，牺牲在峥嵘岁月，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刘四姐，1912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今无为市），3岁失去父母，与3个哥哥相依为命。一家人讨过饭，住过破庙，冬天裹着稻草睡在别人家的屋檐下。刘四姐12岁那年，三哥带着她过江，来到铜陵顺安城山铺（今城山村）。此后，她在江边、山间、田埂上长大，挑水、舂米、插秧、割草，苦活累活都干过。日子苦，骨头硬。她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

1938年冬，日寇的铁蹄踏进铜陵。那天的情景，后来活下来的人讲了无数遍：枪声从东边响起来，接着是火光、浓烟、哭喊。刘四姐正在河边洗衣服，抬头看见顺安镇上冒起黑烟。她赶紧往回跑，跑到半路，看见邻居家的媳妇抱着孩子倒在田埂上，衣服上有血迹。孩子还在哭，年轻的母亲已经停止呼吸。刘四姐愣在那里，浑身发抖。不是怕，是恨。那种恨，像火一样从胸口烧上来，烧得她眼睛都红了。

不久，新四军和游击队来到顺安一带，战斗间隙会给乡亲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刘四姐知道，不打走鬼子，自己和乡亲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刘四姐开始给新四军纳军鞋、补军衣。手指被针扎得全是血口子，冬天裂开，疼得钻心，她拿布条缠一缠，接着穿针引线。队伍打仗，她送饭、送水、送弹药。有时子弹从头顶飞过，她也不肯往后退。

1942年末，刘四姐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乡妇女抗敌协会主任。入党那天，没有仪式，没有党旗，在一间农舍的油灯下，她举起右拳，跟着念誓词。念完，她擦掉眼泪，说：“我刘四姐这辈子，交给党了。”

1945年秋，新四军北撤。刘四姐奉命留下，转入地下工作。白天，她是普通农妇，挑水、喂猪、晒谷子；夜里，她把情报缝在鞋底里或者藏在篮子夹层中，摸黑翻山，送出情报。

1946年秋，铜青南游击队重返皖南。刘四姐四处打听，终于找到游击队。她站在队长面前，说：“我要留下。”队长看她一眼，说队伍上苦。她说：“我苦了30多年，不怕。”游击队接收了她。从此，她成了一名游击队员。

执行任务时，刘四姐经常夜里独行。皖南的山路，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她就摸着石头走。一次在青阳侦察，被敌人盯上。她篮子里藏着枪，脚步稳当，脸上还带着笑。危急关头，一位白发大娘疾步走过来，夺过她的篮子，抓起扫帚骂她：“你在娘家蹲到现在才回来，不要家啦！”随即一把将她拉进屋，关上门。敌人悻悻离去。

1947年8月，游击队计划在青阳高桥伏击敌人。刘四姐提前3天去侦察，摸清了敌人的人数、火力点等关键情况。战斗打响，游击队大获全胜。队长竖起大拇指，说这一仗，她立了头功。

同年12月31日，天寒地冻，刘四姐和游击队员在青阳茗山冲宿营。拂晓，敌人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压来，游击队被打散。刘四姐边打边撤，隐蔽在柴堆旁。子弹击中她的大腿，血一下子涌出来，染红了身下的枯草和泥土。

队员们想救她，已经来不及。她靠着柴堆，脸色白得像纸。有人要给她包扎，她摆摆手：“我走不了了。”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几枚铜板和一绺头发。头发是她三哥的，三哥1946年病逝，她留了一绺头发带在身上。她把布包塞给身边的队员：“替我交给组织……告诉同志们，别惦记我。”

刘四姐牺牲时，年仅35岁。后来，她被安葬在城山村。1980年，当地政府整修刘四姐烈士墓并立碑。如今，墓碑静静立在松柏间，台阶两旁有花、有草、有前来祭扫的人群。清明节，孩子们列队站在碑前，献花、鞠躬，听老师讲刘四姐的故事。

“刘四姐烈士之墓”，墓碑上的字被太阳照得发白。我站在墓前，想起银幕上的刘四姐。电影把这名游击队队长的形象刻画得更耀眼，驳壳枪一举，英姿飒爽。铜陵烈士刘四姐，曾挑水、舂米、纳鞋底，曾在梅雨里为伤员寻草药，在深夜带着情报翻山越岭，脚底板磨掉一层皮，咬着牙不吭声。烈士刘四姐，活在江风里，活在山路上，活在顺安的灯火和炊烟之间。她一直都在。

塞柳常青

■冯彦宁

军旅点滴

在新疆哈密的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总高9.8米的青铜雕塑《左公复疆》立在长风里。战马昂首，左宗棠一身戎装，目光遥望着向西铺展的万里戈壁，让人不禁联想起抬棺西征的决绝。雕塑旁的渠岸斜生着几株老柳，枝干皲裂，柳丝垂落水面，风一来，绿影便在波上轻轻荡漾。这便是留存在东疆大地的左公柳。

在哈密上高中时，我和母亲租住在北关城郊西河坝。放了学，我常和同学沿渠边小路往住处走。夏日，一渠清流自东向西蜿蜒，路旁古柳参天，黝黑主干拔地而起，万千柳条拂水，合撑起一大片浓荫。考前温习，我和伙伴最爱到一块隆起的大树根上，摊开书页低声诵读，耳畔现在还回响着同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琅琅书声。

只见柳色葱茏，不识树底沧桑。那时贪恋柳下清凉，我并不知道身侧这些古木，便是当年湖湘子弟进疆平定阿古柏入侵时，西行途中植下的左公柳。

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时，一次我登上位于水磨沟公园的水塔山，探访一炮成功遗址。古炮台静卧山梁，炮口遥对着老城的方向。当年刘锦棠部于六道湾布阵，一炮破敌，收复迪化。山风呼啸着穿过垛口，犹似百年之前战场上不息的呐喊。凭栏远眺天山，我想起左宗棠驻节哈密，整军屯田，传令西征将士行路遇适宜的土地便插下柳苗。数千里征途，将士们一手持戈护疆，一手栽苗播绿，于漫天黄沙里不断延展生机。

从前读“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我只当它是清朝诗人的题咏之作。直到站在水塔山的山梁之上，我才读懂诗句里蕴藏的铁血豪情和温柔期许。

左公柳从来不是边地闲景，是生长在大地上的史书。左公当年抬棺出关，面对朝野非议，独力承担西事。他在家书中写道：“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他种下柳树万千，不为身后留名，只为戈壁行人有荫，边疆大地有生机。岁月流转，和平时期的一茬茬戍边人循着这条长路走来，守山河，固疆土。

如今已是少校军官的我，常年奔走高原。那年8月，我和战友顺着山路向某边防连开进，眼底多见裸岩与荒草。转过山口，营区赫然入目：柽柳花正开得热烈，营房周围草木葳蕤，与路上所见的苍茫荒原俨然是两处天地。东西旧营房前，几株白柳静静挺立，树旁的石头上刻着3个大字：戍边柳。

石上小字记下旧事。1986年5月，技师李爱华和回族战士马成功，从邻近哨所带来白柳苗栽在院中。柳苗在高寒缺氧的土地扎下根来，年复一年抽枝长叶。雪山长风掠过营区，柳丝轻轻摇曳。几株柳树如站岗的哨兵，守护着一方宁静。

在阿里，戍边柳不止这一处。日土兵站的院里也生长着白柳，树皮泛着浅白，柳叶细长。那日撞见战友清扫营院，我上前问起这棵树的来历。班长脸上浸着厚重的高原红，话语质朴平缓：“这是阿里的戍边柳，树龄差不多和兵站年龄一般大。在这里守久了，我们就慢慢读懂‘扎根边防’4个字。”高原官兵不常把心里对国土的热爱宣之于口，而是将其默默融进冷硬的风雪里。人如柳，不挑水土，即使身处冻土之中也要把根扎牢。戍边柳，本不是树木的学名，是戍边人心底长出的希望。

由哈密西河坝的左公柳向西，直到雪域高原上的戍边柳，一脉青绿横越天山，遥遥相望。当年西征将士执戈栽柳，收复故土，播撒生机；数十年前高原战士携柳苗上阿里，于冻土栽下新绿，伴哨位迎送风雪。时间不同，守疆的本心却是相通的。

戍守高原，我见过柳枝在狂风里不屈的姿态，也惊喜于它在荒凉之处抽出新芽。高原的草木，没有江南垂柳的柔美，却拥有向内深扎的力量，于贫瘠冻土里汲取养分，于凛冽风雪中守住一抹绿意，这不正是左公柳一脉相承的风骨吗？

每次休假回哈密，我总要抽时间去西河坝看看那些老柳。渠水依旧顺着旧道流淌，树干皴痕更深，但春日一至依旧准时吐绿。阳光穿过层叠柳叶，在地面筛出晃动的光斑。昔年坐在树根上默诵诗文的高中生，如今已是鬓角染霜的戍边人。当年默念在心的句子，早和柳根一道，静静扎进血脉深处。

天山长风岁岁不停。左公柳的绿意一路向西蔓延，与阿里戍边柳迎风舒展的枝条相遇。一树青绿，诉说着一段安疆固土的往事和一代代戍边人无言的守护。

短笛新韵

胜利的回响

■张 宇

我看到纪念馆墙上的照片
这是一张无比坚毅的脸庞
眼睛炯炯有神
是岁月无法掩埋的光
那就是您
如钢钉般牢牢钉在松骨峰高地
炮火将阵地烧成焦土
子弹打光了
刺刀卷刃了
您用岩石、用拳头、用燃烧的胸膛
把去路守成敌人无法逾越的墙

我站在玻璃展柜前
看见您年轻的名字
和一枚
没有送出的勋章
三月的风吹过纪念馆的檐角
玉兰正吐露芬芳
时间把热血往事凝结成诗行
让我铭记于心
经久难忘

如今，我裹紧的大衣里
藏着与您同样的滚烫
每一步巡逻的脚印
都落入您当年的目光
枪刺挑开晨曦时
松骨峰杀敌的呐喊
在我的耳畔隆隆回响
放心吧，老班长
您留在弹壳里的黎明
已在我肩章上发芽
赤诚，在盛世拔节
守护岁岁安康

心中有束光

■徐江川

一瓣心香

每当夜深，学校宿舍台灯的光落在摊开的课本上，我总会想起另一束光——那是机场跑道尽头，战鹰尾焰划开夜幕的光。

入伍那年，我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某场站警卫连。我第一次站哨，是在机棚巡逻岗。冬天的风裹着刺骨的寒意，像细窄的刀，从领口、袖口、裤脚往里钻。钢枪冰凉，枪带勒进肩膀，两个小时纹丝不动，换岗时我的腿已经麻木到没有知觉。

班长说，警卫兵的勋章不在胸前，而是长在脚底。我记得暴雨砸在跑道上，雨水顺着帽檐流下，跑道灯在水汽里晕成一团橘黄，我扛着枪站在警戒线上，像一根掷进水泥地的钢钉；我记得战鹰归巢时，发动机的轰鸣震得胸口发麻；我也记得大年初一晚上，我在哨位上数星星，数着数着眼眶就热了。兵之初，最难熬的是跑3公里的最后一圈，我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别倒下。

军营生活让我懂得：伟大并不总是轰轰烈烈的，它常常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把一件小事重复千万遍。

今年9月，我退役复学，背着行囊回到大学校园。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的兵龄不能替我答题，“四有”优秀士兵的奖章也不能替我交卷。

从营区到校园，我感受到了不适应：没有起床号和熄灯号，在路上也不必走队列；第一堂课，我坐在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笔尖在纸上画出一个个圆圈；第一次交作业，被退回重写了3遍；第一次课堂默写，空白的默写纸像一记闷拳，砸在胸口。

我必须奋起直追。深夜，我在宿舍台灯下复习老师讲的知识点；天还没亮的清晨，我挣脱被窝的暖意，轻轻翻身下床，开灯默背。一天晚上，我给老连长打电话，跟他说了自己在学校的经历。他回了一句：“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没给咱们连队丢人。”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去了烈士陵园。有些墓碑的主人只有十七八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我在墓碑前站了很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离开陵园时天很蓝，我想起老连长说过的话：“我们守的不只是机场，更是身后万家灯火里的安稳日子。”作为一名退役复学大学生，此刻我要做的，就是向先辈看齐，把“退役不褪色”5个字烙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



秋色斑斓（中国画） 徐成文作